

GAO

GAN

ZI

DI

高子第



感动数千万读者的绝版爱情故事

被誉为现代版红楼梦的经典读物

郝一博◎著

GAO

GAN

ZI

DI

高子第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干子弟/郝一博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30-4546-0

I.高… II.郝…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4119号

选题策划: 吴俊超 周海斌

著 者: 郝一博

责任编辑: 赵 可

文字编辑: 郭晓丽

封面设计: 小徐书装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网 址: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设计制作: 武汉俊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楔 子

欧阳秀才悠闲地踱在院内整齐铺就的人字形青砖地上，左臂背在身后，右手端着含在口中的那根铜锅枣木杆烟袋，美滋滋地咂嘬，脸上挂着满足和得意的笑，来回欣赏着这座刚刚落就，目前只属于自己的四合院。

欧阳家的香醋在蟠州是家喻户晓的，生意好自然盈利不菲。可前些年一家三口却一直住在醋坊后院的三间低矮房子里，不管秀才怎样说爹娘都不愿意造座像样的宅院。三年前的秋日爹逝，去年春上娘也随了去，过了两月秀才决定置地造房，很快就在距作坊一里多远，被蟠州秀才称为的“风水宝地”，已有多家秀才建成房宅之处置了块宅基地。而后盘算着爹娘留下的银两，画了无数张草图，请教工匠定下了图样，去年夏末动土，今年开春竣工。

此处四合院上房五间，东西厢房各六间，面南的大门两侧各两间厢房。各房前均有合抱粗紫红木柱支撑的四尺走廊，木柱底均为单层大理石刻的须弥座，柱梁均雕花刻图，吊檐镂空雕刻花鸟鱼虫。此宅的用料更是讲究，上等青色黛瓦各种建料自不必说，连那墙缝也用糯米汁、麻刀、石灰、猪血等调和粘就的。此种方法砌墙此地不多，秀才建房前也就只有城西的张百万这样用过，有些人和秀才说起没这必要，可秀才却坚持如此，他说宅子要住几辈人，这要留给子孙后代的家宅怎可马虎？有人便问：“之前不愿意娶就是因为没这宅院？盖这宅院就是为了娶媳妇的？”秀才笑道：“我是欧阳家男人，能不想着延续俺家的后代香火？先前没想娶就是因为没有这处气派的宅院。”人们听了秀才这话也是半信半疑。

说起秀才的这处宅院，要先说起秀才在上房和东厢房的拐角处建有的地下暗室。暗室高达九尺，一间屋大小，地面和墙壁均由青砖砌成，上方用青石砌成了桥洞拱形状，上覆三尺厚的泥土，出口隐蔽在上房最东头的那间耳房，出入地下室的木梯仅能容一人上下，平常用块木板盖着，遇有战乱就在木板上铺上青砖，便与屋内各处地面相平了。这样的暗室在秀才建造之前此处没有人建起。



其他各处也与此地的四合院无甚大异，欧阳家的这两扇各镶一对铜制狮头门钹的朱红漆大门，雕刻着他书写的“忠厚传家久，读书继世长”对联，门楣上方正中的匾额阴刻他书写的五个“欧阳秀才府”径尺楷字，四周青砖雕刻仙鹤花卉。大门两侧，支撑门框、门槛和门扇的抱鼓石上雕刻着雌雄双狮伴幼狮，寓意为“子嗣昌盛”的狮滚绣球图。

欧阳秀才十四岁时娶有一妻，三年过后也未给他生下一男半女。秀才没急却急坏了爹娘，老欧阳夫妻认定媳妇是只不下蛋的母鸡。初秋的一日爹娘喊过来秀才夫妇，说出了要给秀才纳妾之事。秀才媳妇嘴里不说心里憋气，暗自想，嫁到这个家没有怀胎就遭公婆白眼，秀才真要纳妾生子，在这个家她可再无抬头之日。那几日秀才媳妇恰就身上来红做不了床第之事，晚上睡在床上便在秀才面前恹恹伤悼地哭泣。她依然说，你秀才撒的都是瘪种怎就能怪我这块肥土地。再就恐吓秀才，你要是能纳了小妾我就能割下你的鸡鸡，你这东西本来就是我一人的，别的女人别想得去。新婚之夜就对她百依百顺的秀才听了媳妇的话不免心悸，便说他也不愿意，可爹娘做主他有什么法子。秀才媳妇思考了两日，便偷偷找到公婆相托的媒婆，哭着说出不要给秀才说媒纳妾之意，再给了几两银子。媒婆本来就是靠说媒挣钱谋生的，不用跑腿，不用费神得了银子自然乐意。

过了几日媳妇身上干净，吃了晚饭回屋便上床脱得精光，瞪眼看着坐在桌前津津有味看书的秀才，没好气地嚷了两个字：“犁地。”

“犁地”之说是他们夫妻间床头私语，秀才自幼苦读，新婚之夜不谙性事，进了新房就在灯下读书，上床片刻便入了梦去。比他大三岁的新娘却心有此意，连着五日如此，新娘有心喊他又难以启齿。第六日熬了半宿终是耐不住膨胀的欲火，顾不得羞耻拉秀才上去。

秀才自小读书听也没听说过这事，进入后感觉舒畅奇异便问这是干啥的，新娘忍着破瓜的疼痛娇喘着告诉他——这是“犁地”，她道：“书呆子，不犁地哪能长出苗？不犁地哪能刨出娃来？”秀才喘着粗气边动边道：“犁地咋能犁出娃？犁地是种庄稼的。俺娘说娃都是北河岸沙土里刨出来的。”新娘抬手拍了下秀才屁股说：“咱这样就是‘犁地’下种生娃的。”

此后小两口一做夫妻之事便说“犁地”。

今晚秀才上去媳妇就不停地怪怨：“我就不信我这么好的肥田就长不出个苗来，都是你这东西没用爹娘反怪起我了，没有能生芽的种子咋能长出庄稼来？”秀才有心反驳却没言语，完事后媳妇一把推他下去，拿过放在枕头边一颗鸽子蛋大小的干红枣快速塞进下体。秀才看着不解，问：“你这……你这是干啥的？”媳妇瞟了他一眼没好气道：“你撒的大多是瘪种，有几颗成的（饱满的）还

都淌跑了,你说说,这还能生出芽来?我用这红枣塞上看还能跑了?”

这几日秀才媳妇也在暗自思索,自己也不比别的女人缺一样,嫁过来之后这几年除了红几日,几乎天天是要和秀才做那种事的,怎么就会怀不上孩子,自然更是心虚就如公婆所说的下不出蛋来。有天半夜里琢磨,她猛然想到每次房事后秀才弄出的东西都会流出很多,心大惊:“种子没播进地里咋能长出苗呢?”便也暗怪自己粗心。后她思考如何才能不让秀才弄出的东西流出来。也是该巧,翌日上午街口来了个挑担卖干红枣的,女人见那干红枣个头挺大,心中大喜:“就用它了,堵上还能流出去?”便挑了阵,买了斤特大的。

秀才听了媳妇的话认为有理,就夸媳妇聪明,媳妇“哼”了声一侧身夹紧大腿睡去了。

翌日早媳妇醒来感觉体内发胀,抠出那只枣就见涨得跟小鸡蛋似的,看了看舍不得扔掉就琢磨,这颗枣里已经沁进秀才的种子,吃进肚里肯定也会有用的。她忙填进了嘴里咬碎了咽进了肚去,心里说:这下秀才的种子都种进了身子里,保准能怀上孩子。

如此过了几个月没有动静,媳妇躁急,暗自疑虑:“都这样了咋还怀不上呢?难道我真下不了蛋的母鸡?!”就在这当口婆婆终从媒婆处得知媳妇使坏的事。回家说了这事,老欧阳差点背过气去。她喊来秀才又逼问出媳妇吓唬要割下他鸡鸡的话,夫妻大怒。

婆婆就让秀才喊过来媳妇,一顿臭骂:“你这个女人当真是天底下最毒的女人了,你这是存心要断欧阳家的香火哦……”她又威逼秀才休妻。

秀才起初执意不肯。爹大骂,娘痛哭流涕后便道:“你要不休了这个败家的女人也就没了我这个娘,你看我能不能碰死在你跟前?”秀才被逼无奈也只好含泪写下休妻文书,哪知性情刚烈的媳妇当晚便投了环城河死去。

媳妇虽未曾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但小两口感情颇深。秀才自媳妇投河死后整日悲伤自责,再不愿娶,任凭爹娘打骂苦劝都是雷打不动。曾有几回爹娘要给他强娶,秀才就以出家做和尚相抵。但几个月过去后,正当旺年的秀才却无法耐住身体里的强烈欲火,晚上躺在床上,脑中就不由得想起与媳妇那床第之事,裆下的那根东西就不由自主地擎起。有几次忍不住差点就答应了续亲的事,可终也没开这个口,他想着那死去的媳妇便对爹娘满腹怨气。

也是合该秀才与父母治气,有日晚他去城北张秀才家饮酒,饭后回家路过一杂货铺,喝得迷迷糊糊的他也不知怎么的就会想到买烟叶,走进去看杂货店的老板娘是个二十多岁的貌美女子,心就有些骚动。凭着酒劲与她东拉西扯,便知该女子的丈夫两年前冬天病死,家里就儿子和婆婆相依。恰也在这日晚婆婆身体不适已搂着孙子入睡。女人见秀才高大英俊心已有意,眉来眼去说了阵



话,女子关了店铺秀才留宿,干柴烈火极尽缠绵。之后秀才便与寡妇相好多年,但女子深知秀才不会与她长久,婆婆病逝半年,她便和个来蟠城做皮货生意的三十多岁丧妻男人好上,随男人去了山东的苍南,秀才此后也就没了可以发泄的女子。

秀才的父亲是在十九岁从山西清源(今清徐县境)讨饭到蟠州落户的,那两年家乡连着大旱,颗粒无收,加上流行霍乱,家人饿死的饿死,病死的病死,欧阳那门仅活下他与妻子、儿子。父亲临断气时把一辈子存下的十几两银子拿出来交给他,令他赶快逃命,千叮咛万嘱咐不可断了欧阳家的血脉。他草草掩埋了咽气的父亲就携妻带子逃离了清源,为活命,更为了父亲要延续欧阳家的香火的嘱托。

在蟠城落下脚,他就凭借着自小学徒做醋的本领,用那十几两银子做本,在黄河故道边搭个棚子做醋,没想到本为糊口的挑担生意竟会非常热卖,不久他做的香醋就在蟠州相传开来。本就聪明过人的他又在原有的配方中加了几道适合蟠州人口味的香草料,创新改进了些工序,香醋液态清亮味道香醇,蟠城及四乡很快便无人不晓欧阳家的香醋了。生意好本应该扩大规模,但他却怕树大招风,几年后也只是就近置了块地,盖了座规模不大的作坊。

如今秀才就是不愿再娶,他心灰意冷,想着携妻带子受尽了艰辛逃离故土,也就是为了延续欧阳家的香火,可妻子自生下秀才却再没怀上,更为苦恼的是,自在蟠州定居后,不知为何他的那东西渐渐也不中用,虽看了不少中医,吃了不知多少草药却没恢复精气。妻子不能再生,秀才又不愿再娶,眼见到了下一辈欧阳家就要绝后,不善言辞的他忧闷叹息,三年后得病去世,死后那眼睛也是睁着的。好在秀才娘是个经营的好手,香醋生意依然红火。

过了两年秀才娘也患了重病,临终前含泪恳求秀才娶妻生子,说他也算是知书达理的男人,就不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欧阳家这门要是在你这辈绝后,你又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秀才自相好的女人离他而去,心里早就有了娶个女人的念头,只是不好说出口,这会眼见娘亲离世却看不到他娶个女人进门,也是愧疚不已。含泪答应了娘亲,暗对自己说:“欧阳家绝不能绝后,娶妻生子不光是要完成母亲临终时的遗愿,自己也需要女人啊!”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秀才期望娶个女人也能像娘亲那样管理作坊。

秀才自十四岁考取秀才十五岁娶妻后,再怎么苦读屡次会试也未中举,他对生意没半点兴趣。父母在世时虽要求过他学做这生意,但他却听不进耳去,每日里只是跟一帮秀才吟诗作对,谈古论今。可如今父母双亡他就不得不管起作坊了。作坊是父母创下的基业,也是养活他的根本,就是再没兴趣也要继续经营下去。好在作坊都是些老伙计,父母在世时就对他们不薄,他们也是要依

靠这作坊养家糊口的,所以伙计们也都尽心尽力。

欧阳秀才得意地欣赏着新宅,脑中依然想着:娶妻生子,俺要娶妻生子了!二十四了,也该娶妻生子过安稳日子了,有了这么好的宅院,即便娶填房也要风风光光地娶。

过了阵忽听门响,以为又是亲朋前来观看新宅的,开门却见是媒婆。这媒婆正是告诉秀才的母亲他妻子相托不要给秀才说媒纳妾那个,秀才一直就对她没啥好感。

媒婆四十多岁,靠嘴皮子吃饭的她自然伶牙俐齿,也是成就了无数对鸳鸯。秀才的妻子跳河自尽后,爹娘还是让此媒婆给秀才再说亲事的,秀才就是不愿再娶,媒婆在背地里不知骂了多少回秀才白读了圣贤书,欧阳家怎么就能养下了不肖子孙之类的话语,后再没登门。可自打秀才的娘去世,她听说秀才愿意再娶,深知欧阳家家底殷实的她在秀才还没盖起这座四合院时找过秀才。秀才也心知找女人离不开她说媒,答应后说了三个条件:一要会做生意;二要长得俊;三是要黄花大闺女,年龄不能超过二十岁。

秀才本就生得高大俊秀,媒婆对这些要求起初倒也没感觉为难。可多日后遍城找寻却未果,那年月谁会让没出门的女子抛头露面做生意?媒婆便在秀才盖房期间来过几次和秀才说,黄花俊闺女、年龄都不是问题,可会做生意的闺女着实难寻,先娶进门慢慢学着不是也行?秀才抽了口烟吐了口烟雾想:谁来教?我还不是被逼上的梁山?便坚持说这三条缺一不可。又对她说,只要能把这事办好他出三成的口舌费,再给些喜钱。

媒婆虽为难,但冲着这三成的银两和喜钱她也多方打听,终在城南找到了做酱咸菜的程家。程家是做酱咸菜小本经营的,临街开了个铺子,也卖酱油醋,香醋是批发欧阳家的。

两年前程掌柜死了妻,家中就他和独生女儿相依为命。女儿十六岁,生的美若天仙,平时在家做饭做花红,有时也帮父亲整整咸菜。柜前都是程掌柜经营,女儿绝不过来。程掌柜自小念过私塾,也教女儿识过一些字。

媒婆是半晌时来到程家提亲的。程掌柜听说是欧阳家心大喜,蟠州城里城外谁不知欧阳家的香醋,谁不知欧阳家的家底?他前一阵去城里进欧阳家的香醋听说秀才盖起了相当气派的四合院准备娶亲,就有心托人说媒把女儿嫁过去,但又怕欧阳家秀才看不上他这家境,没想到今个儿媒婆竟会找上了门来提亲。心想怪不得一大早就有喜鹊在院内的树上叫个不停,原来是有喜事临门哦。但他听了媒婆说女孩要会做生意的话,心一下凉了半截。媒婆很有心计,便对程掌柜说:“嫁了闺女你往后还愿意一个人守着这半死不活的生意?依我说不如您就随嫁过的姑娘过去,帮着料理那个醋作坊,随便哪里漏点也要比你这



生意赚得多。”

程掌柜听后欣喜，心想要能这样那是最好，往后能和闺女生活在一起也不孤单，老了也有依托。他便问是不是欧阳秀才的主意？媒婆忙说秀才那里她去说，秀才是想找个过了门就会做生意的闺女，到哪里找去？程掌柜忙说这就仰仗你了，能说成这门亲事这边也少不了她的好处。媒婆更是欢喜，出了程家便赶紧来了欧阳秀才的新宅。

媒婆进门先是夸不知夸了多少遍的气派宅院。秀才尽管每次都听到相同的话语，但依然非常高兴。接着媒婆就提到程掌柜的女儿，先是赞美一番这姑娘的美貌，说蟠州再也找不到第二个那么漂亮的。秀才虽心动却也没全信，只是问女子会不会做生意。媒婆笑道：“俺正想跟你商议这件事呢。”她说是程掌柜的意思，为了秀才家的生意，程掌柜愿意歇了酱菜生意随闺女过来，帮他们小两口经营这醋作坊。末了提醒道：“人家程掌柜可是识文断字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你再想想，没出门的闺女就抛头露面做生意，那还能是个好闺女？”

秀才听后兀自想，媒婆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再说娶了媳妇那会做生意的老丈人也过来，这个女子现在能不能单独做生意也就无所谓了，老丈人当然也算自家人，不能对他丢奸，教他亲闺女做生意更不会丢奸。但他也清楚醋的秘方不能交于任何人，这也是娘亲临终前一再的嘱托。于是他蹙着眉头冲着媒婆点了两下头。媒婆见秀才点头大喜，心说这门亲事要成，双方不菲的喜钱就要得手。欧阳秀才却想，俺家没亲人谁去相一相那女子，媒婆说得再好也不能完全信了，总得亲眼看看女子是个啥样的。他忙把要见一见那女子的意思说了出来。

媒婆听后犯难，未出嫁的女子咋能先见相公？但细想秀才说得在理，人家没爹娘也没至亲，人家咋会一面没见女孩子就答应娶进门来？思考后，她对秀才说，这样的事要和程掌柜商议商议的。秀才答应。媒婆忙说：“那我这就赶过去。不过，只是这上午的饭不知上哪吃去，咱这会也不好去吃程掌柜的饭不是？”秀才明白媒婆的话意，探手从口袋摸出了几枚铜板递过去。媒婆接后立马眉开眼笑，又说了几句秀才可真是大善人之类的好听话，让秀才晚上等她的回话，然后扭着细腰掂着小脚笑咪咪地出了门去。

欧阳秀才各屋又看了阵，忽然想到该去醋坊瞅瞅了。

自娘亲去世，醋坊的生产都是交给爹娘生前非常信赖的一个老伙计管理的。老伙计在醋坊干了近二十年，为人忠诚，也是看着秀才长大的，娘亲临死前也托付老伙计要帮秀才管起醋坊，秀才自然放心。可自家的买卖也不能不盯着，账目他要亲自我管理。

秀才想着要去醋坊做那些琐事，就不由得心烦，心里说女子还识了几个

字,过门后再教她些,往后就把账也交给她管,老丈人帮着经营我也就不再插手这些琐事。正欲出门,他抬头见门口站着位一手捻珠,一手持钵的和尚。

和尚约六十余岁,脸盘圆胖,慈眉善目,眉毛很长,颇有仙风。

秀才心想和尚是来募缘的,走近与和尚互道了“阿弥陀佛”,说:“我这新宅刚刚落成还没有起灶。”说完,他探手从衣袋里摸出两枚铜钱放于和尚的钵中。

和尚看了看他又往院内看,忙问能不能进你的院中看看?秀才当然乐意。和尚进院四处看了会也没说任何言语,出门观了欧阳秀才片刻,道:“你在院里种上两颗石榴树吧。”秀才见这和尚神态不凡,便想他要自己种上两棵石榴树必然有因的,答应后再掏几枚铜钱放于和尚的钵里。和尚刚抬步,欧阳秀才又问和尚是哪座庙的,和尚答:“茂山寺。”

媒婆晚上来报,程掌柜怕被人笑话不好让闺女直接见女婿,后天正好是蟠龙山庙会,到时由媒婆领着那女子让欧阳秀才偷偷看看。秀才答应忙约好佛爷庙前相见的时辰。

蟠龙山庙会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各类制作精巧、造型生动的民间手制工艺依然是庙会的主角,剪纸、面人、木玩、泥玩、布艺等玩意儿随处可见。耍猴的、卖艺的、吆喝卖大力丸的、卖野药的、卖吃喝的、说书的、卖风筝的,应有尽有。

秀才先是买了两颗石榴树苗,嘱咐跟来的伙计回去把树根泡在水里,后就按约定的时辰去了佛爷庙。庙里上香的人多,等了阵才见媒婆从大殿出来,身边跟着一位女子。

女子生得芙蓉如面,桃腮杏脸,明眸皓齿,肤若凝脂,美如冠玉,貌美如仙。

欧阳秀才一看到心就狂跳,暗自感叹好俊的女子!他脑中立马就想到李白的那句“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的话。媒婆给秀才使眼色,秀才也没注意,眼睛依旧定在这女子脸上。少顷他才发现媒婆的眼色,脸涨得通红,冲着媒婆点点头转过身急步走开。

月余后三媒六证、纳彩行聘、换帖传柬、测了八字、算了吉日等等事务均都办妥,四月十六这日,秀才用上了八抬大轿鼓乐迎娶。蟠城的举人秀才大都来贺,知州也派人送来了贺礼。蟠城人娶亲嫁女相当讲究,礼仪繁杂,不作赘述。但人们所感叹的是秀才娶填房竟也会用上八抬大轿子。秀才娶亲如此之大的婚宴场面,令蟠州百姓着实议论了好一阵。

秀才媳妇聪明贤惠,和岳丈一块把作坊经营得井井有条。

翌年春上,秀才喜得贵子。可之后七八年媳妇再没有怀上的迹象。媳妇为此感觉对不起秀才,有天就在秀才面前提起纳妾的事:“你家这辈子就你一个,到了咱这下一辈总不能还是一个,咱看着这么好的生意这么大的宅院,就这一



个独子也要被人暗地里笑话的。”

秀才感激媳妇心里想着欧阳家,没言语只是点了头。秀才媳妇找上媒婆张罗,几个月后娶来一位女人。该女人腰粗体壮,绝对无法和秀才媳妇的美貌相比。

秀才媳妇自有她的想法,秀才纳妾为的是生孩子,不能让秀才的心也随了小妾去。她自然不会给秀才找个漂亮的,对秀才却说女人这样的身架才会多生孩子。秀才心里虽不乐意,但仔细想纳了这个妾就是为给欧阳家生孩子的,也就没有说什么。

三个月后女人有了反应,整天吐得东一摊西一摊的,秀才和秀才媳妇都期望能生下个男孩子。没想到女人分娩时孩子却是先出的腿,上半身卡在女人的体内不下去,接生婆使尽浑身的解数也没接下这孩子,那个未见天的孩子就渐渐凉了半截身子,那女人凄厉地哭嚎也渐渐减弱,两条人命一块逝去。这个孩子是女婴。

过了两年,秀才媳妇又给秀才张罗纳了一妾。该女人刚满十八岁,身高体宽,长相更是远远不及秀才媳妇,却是把干活的好手,年余后顺利生了个儿子。秀才欢天喜地,给了这女子娘家一笔钱财致谢,也是指望这女人接着再给欧阳家生出一帮孩子。可天不随意,谁能想在孩子刚满二岁时,又怀了四个多月身孕的女人带着孩子去环城河边洗衣服,一眼没瞅着孩子滑到了河里,女人下河去捞,结果女人和孩子都没上来,三条人命又同时逝去。

秀才为此足足低沉难受了两年余,此后不管媳妇怎样相劝都不愿再纳妾,他对媳妇说这是命中注定的,老天爷就只能让他这辈子生有一子,再纳妾也是害了人家女人。

秀才一门心思想把唯一的儿子培养成举人、进士、状元,耀祖荣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七岁那年朝廷废除了科举,欧阳秀才为此失望至极。虽也常与那些秀才们议论这大逆不道的变革,断定变革长不了,不多久就得改回来。可之后的新学堂却是越建越多,渐渐地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也就想不管什么年代唯有读书高是改不了的,他把儿子送进了学堂。但这个儿子却对读书没兴趣,倒是对生意情有独钟。

儿子自从从官立中学堂毕业已满十八岁,秀才当年就托媒为他说下了亲事,女子为东城外康财主第三个千金。秀才媳妇在儿子成亲前打了两副金镯子,说是要传给欧阳家的媳妇,就是期望进欧阳家的女人能给欧阳家多生儿女。秀才媳妇在二媳妇进门时传给她一副,另一副身边留着,说是要等着长孙娶媳妇亲手传。

两年不到秀才便得了孙子,秀才夫妻就把作坊的事务全部交由儿子儿媳

打理。秀才的这个儿子天生是做生意的料,没几年就把作坊扩大了几倍,欧阳家的香醋除销在本地还远销安徽、河南、山东等地。

但秀才却始终把做醋的秘方揽住不放,他担心年少气盛的儿子给泄密出去。可这份看似必要的行为却葬送了欧阳家的生意。天有不测风云,谁又能都按心里所想的行事?秀才六十五岁那年的春天,突然心肌梗塞没了气,自然传不下被秀才视为天机的秘方。儿子料理完秀才的后事才猛然想到秘方,全家人屋里屋外地下室,墙角落里都找了多遍,依旧也没见秘方所在。可儿子记得秀才说过是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只能等他离世前才能传到他手里。

秀才不光将作醋的秘方记录了下来,还把生产整个流程记录得非常详细。他把秘方记得尤为清楚,倒背如流不说,多少个字都记得清晰。他本想在得了病后也像母亲传给他那样传给儿子的,没想中午喝了二两酒,吃了两碗饭下午会突然离世。

欧阳家做香醋的秘方消失,秀才的儿子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做出先前的醋来。自此存留蟠城及周边几十年的欧阳家老字号香醋渐渐败落。至秀才孙子十八岁娶亲时,欧阳家作坊已基本倒闭,只剩秀才的儿子带两个伙计勉强支撑。

秀才孙子成亲的次年得一子,取名欧阳安平。这年秋上秀才儿子去世,秀才的孙子便把这座没有任何营利的作坊卖了,至此蟠城人津津乐道欧阳家香醋消亡。

那些年恰逢战乱,秀才孙子自小读书也没经营过生意,一家人就靠卖作坊和祖上留下来的存银度日。即便那样依然被四邻称为大户,秀才盖起的这处宅院足以证明瘦死的骆驼怎么也要比马大。秀才孙子经人介绍到市政府里谋了份文员的差事,生性耿直的他自日本人进了蟠城后辞职。他本想从戎,但念及妻子、儿子、母亲还是打消了念头。

过了几月,有位儿时的伙伴找到他,说兰陵酒在蟠州已经脱销多时,贩些酒来肯定可以赚大价钱,只是苦于没本钱。此时的欧阳家已近坐吃山空,秀才孙子也正合计要用家中剩余不多的钱做点生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由秀才孙子出资,购了辆马车做起贩酒的生意。

蟠城人稀罕山东兰陵的高粱酒,乱世大都不敢出门做这贩运生意,秀才孙子和他这位发小都生得高大,又都天地不惧,独此一份的买卖自然生意不错。成车成坛的兰陵酒每次运到蟠州都会被抢购一空。尽管这贩酒的生意是把头别在裤腰带上的,但挣到的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却绰绰有余。有次秀才孙子刚到酒厂,大师傅就悄悄对他说这次酒烧得最地道,要是埋上几罈在地下,过了几十年拿出来喝,就是琼浆玉液也无法相比。那之后秀才孙子每次运



回酒来都在地下室里放两罇,想的是数年后拿出来能够卖个好价钱,存够四十罇罢手。

淮海战役时,渡江战役总前委在欧阳家老宅设立个后勤办事处,因秀才孙子读过书,即在办事处参加了工作,不久入党。全国解放后秀才孙子不愿留职政府部门,请调后被安排在粮站工作,其妻子也被安排到了毛巾厂。之后几年,秀才街的秀才府均被政府分配住进了无房贫民,只有欧阳老宅因曾做过渡江战役后勤办事处,被划为了爱国教育纪念地,没有被分给贫民居住。直到一九八零年秀才街列为蟠州市政府重点文物保护街,秀才街的所有老宅才完全归还给主人,秀才街才真正成为秀才后裔们居住的场所。

一九五八年,秀才孙子的独生子欧阳安平大学毕业,被安排在市一中教书,两年后与同事毛玉琴结婚。可毛玉琴婚后两年却没怀孕,最为焦躁的当然是双亲,母亲多次去蟠龙山烧香拜佛,也四处求人整些偏方。第三年的开春毛玉琴有孕,家人大喜,欧阳家最大的期盼就是毛玉琴能生出个男孩来。却就在这年秋初,欧阳家老宅出了件奇事:这日欧阳安平母亲一早起来,惊奇地发现院中的两颗石榴树开了满树火红的石榴花,瞬间惊讶,继而惊慌。石榴花本该五月开的,这秋天里石榴树开花可是闻所未闻,她喊了还没起床的丈夫和欧阳安平夫妇,全家人围着树看,越看越是惊异。

上午这桩奇异的景象迅速传开。

这日前来欧阳家老宅看稀奇的人们络绎不绝,一拨来一拨走就如赶庙会一般,议论的人们话语各异,有人看着挺着个大肚子的毛玉琴就说欧阳家将有大喜临门,欧阳家媳妇即将生出的这个孩子定不是凡人。

次日晚,本也没感觉有何动静的毛玉琴半夜时忽感腹痛,继而破水。欧阳安平便和母亲把毛玉琴送进市立医院,午夜二时顺利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

欧阳家奇异的石榴花开带来了头胎男婴,更是引得众人议论。欧阳安平心想着儿子降世真可谓是一鸣惊人,便跟爹妈妻子商量,给儿子取名为欧阳一鸣。

次年盛夏,江南的萍江市发生了件更加奇异的事。

这日,徐振明和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天的妻子杨萍刚吃完午饭,室外忽然狂风大作。夫妻透过窗户往外看了两分钟余,狂风止息,却又见从天上飘下些东西。杨萍说像是雪花,徐振明拉开窗户细看惊呆了,少顷惊呼:“我的天,真下起了雪啊!”

雪几乎被风吹得横着下来的,雪花是圆锥形或菱形却不是六角形。雪片很大,足有成年人的小拇指甲大小。徐振明夫妇看愣了,这么热的夏天里怎么会

下雪？

雪花降了不到三分钟便转为小雨，雨又下了近十分钟方停。雨停两分钟天上再现灼热的太阳，二十多分钟竟变换了夏冬的交替，这奇异的现象令徐振明夫妇隐隐感觉不安。

下雪时峡山禅寺的老方丈玄慧出殿，仰天观望，隐约见天上飞下只雪白的天鹅。方丈不知此乃哪路神仙竟能造出这般奇景慌忙合十长拜，寺庙众弟子随后出殿随在方丈身后跪地。

雪雨停后约半小时，杨萍忽感腹痛，继而剧烈难忍。杨萍说孩子要来了。徐振明说了句：“怎么会？”但他还是立马下楼找车。就在这当口，杨萍在自家床上非常轻松地产下个女婴，令杨萍惊慌和恐惧的是，女婴降生后并不哭叫，而是睁着双眼看她，还面带微笑。

徐振明上楼见杨萍已经生下孩子，脐带尚还连着母体，惊得不知所措。杨萍就催他快去厂里的医务室喊医生。徐振明转身出门飞奔下楼，待女医生进房剪断脐带清洗完毕女婴才开始大哭，一天两夜也没睡过。徐振明夫妻和杨萍母亲不知就里，正商议去医院时女婴却猛然止住了哭声，后便一切正常了。

两个月后，徐振明夫妇给这女婴取名为——徐慧。



第一章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这个六朝时代就已经异常繁华，贵族世家聚居，文人骚客荟萃，富贾云集，金粉楼台，遗留了厚重历史与悠久文化，见证了古代与近代沧桑与剧痛，演绎过纸醉金迷与绝世恋情，秦淮河佳丽故事留传千古的火炉都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欧阳一鸣考入了这座城市的一所名牌大学。

三年后，初秋的星期天午后，欧阳一鸣去了儿时伙伴范旭瑞就读的医学院，两人闲谈一阵决定去看刚刚上映的电影《垂帘听政》。

电影即将开演，却没有邻座的票，欧阳一鸣便买了一张楼下的和一张楼上的。范旭瑞接过票看了看留下一张，另一张还给他。欧阳一鸣笑了，道：“我什么时候都没你的心眼多，我咋就没想到留着楼下的？”范旭瑞笑着说：“居高临下才看得清晰啊，照顾你反倒被数落了不是。”

欧阳一鸣上了二层，持票在最后排右侧的座位上刚刚落座，就过来一位身材娇小，约莫二十六七岁的女人。女人皮肤白皙，身段苗条，面相姣好，戴副眼镜，一副知识女性的打扮，上穿浅红色短袖褂子，下着过膝宽摆暗紫色长裙。女人拿票走过欧阳一鸣旁边的空位上坐下，转头看了看欧阳一鸣，甜甜地一笑转过脸去，欧阳一鸣的心不由一荡。放映开始后欧阳一鸣发现这个女人不时地看他，他有些不自在地转头看她，目光相碰女人嫣然一笑。欧阳一鸣也笑了笑转回头，女人挨近他悄声问：“你一人来的？”

欧阳一鸣有些心慌，说：“还有一个，没买到坐在一起的票。”

女人又问：“在哪里工作？”

欧阳一鸣对这女人起了戒心，说：“哦，我在化工厂。”撒谎时不由得脸红了。女人浅浅一笑问：“技术员吧？”欧阳一鸣“嗯”了一声。

半个小时后，沉浸在剧情里的欧阳一鸣蓦然感觉女人的肩膀与他的肩靠在了一起，往旁边移了移转头见这女人盯着他，他慌忙转回目光，却听女人道：“我好像在啥地方见过你。”欧阳一鸣看了看她，道：“不会吧？”女人道：“真的，

刚才一见你就感觉面熟。”

欧阳一鸣便又看了看她，道：“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市的。”女人道：“我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这里。哦，我在杂志社工作。”欧阳一鸣点了点头道：“咱们不可能认识，你是认错人了。”女人看着他道：“也有可能。可我总感觉咱俩见过。”欧阳一鸣笑笑没言语。刚转过头又听女人问：“跟你女朋友一起过来的？”欧阳一鸣笑笑说：“我还没有女朋友。”女人笑道：“骗人，这么潇洒的男孩子会没有女朋友？”欧阳一鸣摇头，道：“是没有。”女人看着他笑道：“要真是这样，就是你的眼光太高。”欧阳一鸣道：“不是，目前还没想考虑。”女人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像你这样的男人是要好好挑一挑的。我已经结婚两年了。”欧阳一鸣“哦”了声问：“你怎么没和你丈夫一道来？”女人道：“哦，他是海员，出海了。”欧阳一鸣“哦”了一声，又听女人道：“相识就是缘，我总感觉咱们好像早认识。”欧阳一鸣看她笑笑。女人道：“我比你大，认你做弟弟不知你愿不愿意？”欧阳一鸣心一惊，笑了笑没言语。女人轻叹了口气说：“看来，你是不乐意，我这样是很冒昧，可我就是感觉你很亲切。要是有个你这样的弟弟，真好。”欧阳一鸣暗想，我和你刚刚见面，怎么能认你做姐姐？女人道：“你可也不要以为我是坏人啊，我就是感觉和你很熟悉。真的，不骗你。”

欧阳一鸣听了这话感觉有些疑惑，转头看却怎么都想不起和这个女人在哪里见过，脸红地说：“没有，我怎么会把你当作……”女人说：“就是嘛，我一个女人还能对你一个男人有恶意？你看我这样子也不像是坏人吧。”欧阳一鸣点头道：“看样子你是有文化的。”女人笑笑道：“怎么说咱也是大学毕业的。这么说，你是愿意了？”欧阳一鸣问：“愿意什么？”女人道：“做我的弟弟啊。”欧阳一鸣心里发笑，暗想这女人也真有意思，便笑了笑说：“可以啊。”

女人兴奋起来，说：“我就说今天有喜事，本没想来看电影的，鬼使神差地来了，就认了个弟弟。哎，我就住在这不远，散了电影去我家认认门。”欧阳一鸣道：“以后吧，今天我和别人一起来的。”女人说：“那也好。我叫白雪，住杂志社宿舍。”欧阳一鸣点点头，心道这女人很特别，刚见面就认我做弟弟，我可没有想认你做姐姐。想着又转头看她，目光碰在了一起，欧阳一鸣的心又是一荡。一阵后又感觉这个女人的肩膀靠向了他，急忙往一边靠了靠，就听女人轻叹了口气。转头看见女人冲他笑笑，道：“我要回去了，今天真高兴，认了你这个弟弟，下次有空一定要去我家里。”欧阳一鸣笑笑答应。女人道：“到了杂志社问我的名字就行，我的名字你记住了吧？”欧阳一鸣笑笑说：“记住了。”女人笑笑站起来道：“咱俩可是说定了啊！”欧阳一鸣点了点头，看着女人离去，心道真是好笑，我怎么可能去你家里？



这场电影欧阳一鸣没怎么看进去，女人的影像和话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欧阳一鸣典型的国字脸，前额宽阔，两道眉毛粗黑。那高挺的鼻梁上架了副近视眼镜，稍稍影响了双眼传神的光彩，却平添了儒雅的文人气息。他嘴唇厚厚的透着稳重和诚实，近一米八的身高，散发着潇洒俊逸的健美气质。

范旭瑞和欧阳一鸣同岁，父母都是老师。范旭瑞的母亲和欧阳一鸣的父母同在市一中，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自生下范旭瑞后不敢再生育，父亲在铁路中学执教。范旭瑞的家原也住在一中宿舍，和欧阳一鸣的家一样住平房，两家仅隔了一道墙，关系相处得就跟一家人似的。他们俩考入这个城市不同的两所大学不久，范旭瑞父亲的学校分给了他们家一套三居室，他们才搬离一中。欧阳一鸣和范旭瑞从小一起长大，两人好得就像亲兄弟。

范旭瑞一米七零上下，体形肥壮，脸形特像他妈妈，圆圆胖胖的，眼睛不大，前额宽阔，鼻梁挺拔，白白净净的脸颊也颇有几分文人气质。范旭瑞性格随他的母亲，能说会道，性情开朗，社交能力很强。大二时入了党，同年被选为学生会干部。欧阳一鸣和范旭瑞同来这座城市读书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相聚，在小饭店里喝上几口。独生子的范旭瑞手里断不了钱，就是他不从家里要，父母也会隔三差五地寄些来。

这场电影欧阳一鸣基本没有看进去，散场后和范旭瑞在影院门口相聚。

傍街闲逛，欧阳一鸣依然想着那个妇人，脸不由泛红。范旭瑞见他神情有些怪异忙问：“想什么呢？”欧阳一鸣怔了怔，道：“没想啥。”范旭瑞道：“想女人了？”欧阳一鸣急忙说：“啥女人！我可没有，谁像你。”范旭瑞嘿嘿笑了两声问：“恋爱了？”欧阳一鸣道：“恋爱了还能不和你说不？”范旭瑞盯着他问：“脸红啥？”欧阳一鸣一阵心虚，嘴里说：“谁脸红了。”范旭瑞笑了，摇摇头道：“哎，我说书呆子，总有人喜欢你吧？”

欧阳一鸣在范旭瑞问起这话时，脑中便浮现出了徐慧的影子，他和徐慧第一次说话是在刚进大学那天的中午。他和同宿舍的姜玉其一起在食堂吃饭后走出食堂门与杭州的朱海涛遇到了一起，说话时朱海涛的眼光便不时地向旁边看，双眼闪动着异样的光。欧阳一鸣不由得随着他的眼光看去，三位女生在不远处说笑着。朱海涛感叹：“这女孩子真是太漂亮了。”姜玉其附和道：“金陵城恐怕也找不到第二个。”欧阳一鸣问：“她们都是咱们班的？”姜玉其瞪眼看他：“上午你没注意？”欧阳一鸣笑笑摇头，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直视过女孩子的

欧阳一鸣，自然不会刚进教室就去注意女孩子。

姜玉其说：“过去认识认识。”欧阳一鸣看看他没言语。朱海涛显得很兴奋，